

延阻版權修例危害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生存和發展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立法會原定12月9日審議版權修訂條例,但由於反對派議員五度提出點算人數,最終因在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這種行為必須受到譴責。建制派議員和社會各界有責任支持版權修訂條例,不再讓「拉布」、「流會」之類陰謀得逞,以維護香港保護知識產權的形象,推動本港文化創意產業生存發展。

保護版權是國際潮流,但香港落後國際10多年,嚴重影響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進步。世界不少國家的政府、商會、企業界都希望香港早日通過版權修訂,以便能夠與香港的相關產業開展進一步的合作,可見落實版權修訂條例不能再拖延。修訂條例越早通過,越有利擴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空間。尤其是隨着互聯網科技迅速發展,舊有法例早已迫不上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技術更新,加強法例監管,保障知識產權迫在眉睫。

創意產業需與時俱進的法律保護

眾所周知,知識產權和創意產業需要與時俱進的法律保護。由電影、音樂和電視廣播公司等組成的香港版權大聯盟指出,盜版侵權現象蠶食創意產業,嚴重威脅行業生存,促立法會通過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而草案可保障知識產權和表達自由,大聯盟不認為草案是「網絡23條」,況且草案內有關版權議題十多年來已開始討論,不應再拖延。

「港產片」曾風靡全球,當時香港是繼荷里活後,電影總產值全球第二的城市。以邵氏電影公司為代表的商業資本投資電影產業,不論是產量還是品質當時都是亞洲領先地位,在東亞、東南亞國家建立了自己獨有的影響力。香港功夫片及動作片開名國際,而隨着李小龍後,成龍、周潤發、李連杰、吳宇森、袁和平等先後登陸荷里活,借助其全球化能力,港式電影更是得到發揚光大。一些小本製作尋覓新意,從本土走向國際,如王家衛、周星馳、梁朝偉、劉德華等,成果得以慢慢累積。

「串流」侵權影響嚴重

香港電影的衰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過去十多年受到盜版的影響。近年香港雖然已逐漸減少盜版影碟供應,可惜新興網上下載版本對版權的損害更加嚴重及普遍。香港國際影視協會常務董事何偉雄指出,若不通過條例,香港就沒有機制阻止網上侵權的「串流」電影,網上大部分電影都會是盜版,令電影投資

人卻步。「串流」侵權影響非常嚴重,而且波及出版業,例如有正版書籍早上出版,下午已被掃描上網任人下載,令銷量及收入大跌。

盜版侵權不僅令曾經輝煌的「東方荷里活」逐漸衰落,而且對香港音樂工業的衝擊也十分嚴重。唱片公司每賣出一張唱片,要花成本的85%支付廣告宣傳費用,歌手只能分到低於一成的報酬,且常要簽長期合約,放棄作品擁有權。免費流通的MP3和網路盜版音樂,造成唱片業的巨大損失。過去十多年,香港唱片營業額和唱片從業員數量的暴跌,可說是慘不忍睹。有分析認為香港唱片業是輸給盜版和非法下載,不是沒有道理。香港的粵語歌曲,作為一個時代的重彩,在華語音樂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遙想當年,香港地區以外的華語歌手都勤學苦練粵語歌,試圖佔領這塊令人羨慕的樂土,可惜粵語歌當年的輝煌在盜版侵權下已黯然失色。

香港的版權條例更新困難重重,而周邊地區則不斷在知識產權保護上重錘出擊。例如韓國政府認定電影等文化工業是國家的重點發展項目,配合清晰政策,已令韓國電影工業逐漸成為亞洲第一品牌。不僅如此,韓國政府更着重在知識產權保護及規管上出台更多措施,這無疑為韓國的創意工業提供了較香港更優異的營商環境。

修訂條例相當寬鬆和包容

應該看到,修訂條例對網民創作並非是一把刀,而是一面盾。因為修例後,可為二次創作提供法律上的明文保障,同時又可讓版權持有人更有效地打擊盜版。修訂條例比起2012年的版本,增加了戲仿、諷刺、模仿、營造滑稽、評論時事和引用6個豁免,再加上已有的60項豁免,已經相當寬鬆和包容。事實上,在版權授權制度下,執法者須有版權人投訴才會採取行動,部分市民不清楚什麼是「嚴重侵權」,又以為海關可繞過版權持有人執法,因而對條例產生恐慌,這些都是不必要的。再者,條例是針對行為有否對版權持有人構成嚴重經濟損失,而非以內容判斷是否侵權。

重振本港「東方荷里活」風采,在CEPA協議下推動本港影視產品開拓內地龐大市場,讓香港粵語歌曲重放光彩,打造本港知識產權貿易樞紐地位,都需要透過落實版權修訂條例來實現,修例迫在眉睫,不容反對派再橫加阻撓。同時,當局要做好宣傳解僥工作,釋除網民的疑慮,可藉助新媒體與網民互動,讓網民全面理解新條例,營造理性討論氛圍,避免更多網民被一再誤導。

補貼?基金?回收更需「授之以漁」

何俊賢 立法會議員(漁農界)

近期潮興回收。較常見是「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另外還有玻璃樽、碳粉盒、舊衣及廚餘等。回收,既可減少垃圾,亦可化腐朽為神奇,賦予回收物新生命。而近期的食油安全問題中,為杜絕「劣質油」問題,政府亦擬議措施加強規管回收廢食油。讓公眾了解回收的另一個安全網作用。



何俊賢

回收意義重大,也是政府近年重要政策,近期更推出10億「回收基金」援助回收業界創造商機;然而在各方高度重視下,回收基金的反應冷淡,除了申請程序複雜,亦反映出本港回收業的結構性問題。雖然現時香港約有四成的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但由於只以出口為主導,業界長期停留在低層次的運作模式。經濟價值不高,亦較為被動,加上近年回收價格受經濟不景氣影響而下跌,讓業界步入寒冬,不少人萌生退意,亦可解釋回收基金反應冷淡的原因。

一個風險極高,存在價值無法得到保障的行業,即使有心人不斷推動支持,必然事倍功半,難有起色。以「劣質油」事件為例,現時當局回收廢食油的主要路向是鼓勵回收商以此提煉生物柴油,其次為提供機構作環肥肥皂之用。有數據顯示,持牌回收商回收的廢食油,只及全港廢食油總量的四成左右,其餘六成難知去向;而且提煉廢食油作生物柴油,成品和回收價難成正比。最終「蝕本生意無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劣質油」橫行港台兩地絕對有跡可尋。

事實上,政府現時提出以「回收基金」,並計劃以補貼援助部分回收行業,其實並無不妥,然而除了上述「吊鹽水」方式讓業界苟延殘喘,更實際的做法是協助業界改善經營方式,讓業界持續發展。舉個例子,雖然回鍋油經過多次烹煮已經產生一定的致癌物和毒素,但政府若能提供技術,助業界將回鍋油提煉成適合人類食用的食用油,相信既可根本解決廢食油問題,更能改善行業的經營現狀。

在此,可能有人認為我是天馬行空,沒有外國先例參考。不過科學的精神便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相信亦符合最新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的精神。如果說是「創舊」的話,現時美國亦有將廢食油提煉作甘油的技術,若能成功引入香港,相較單純以資金補貼,不失為一種更積極的方法。

總而言之,雖然補貼對業界有一定補助作用,卻並非無本生利。因為沒有人會願意將資金和時間投入到一個沒有前景的行業之上。既然回收行業有其存在意義,政府就必須對症下藥,在技術和營商環境的營造上兼顧落墨,振興行業發展,亦紓緩「垃圾圍城」對香港造成的壓力。

近期社會上有消息指出,政府有意在明年1月《施政報告》中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建議」,因而引發勞資雙方的激烈討論。而作為香港中小企業代表,我們對於有關「建議」抱堅決反對立場!

按照現行的《僱傭條例》,當一名以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24個月的員工被遣散或裁走,他將可獲僱主發放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而基於現時強積金的對沖機制,這筆金額可被僱主為僱員所供的強積金供款及其投資回報作抵消。而上述對沖機制一旦被取消,這無疑會對企業造成沉重壓力,長遠而言更會破壞現時勞資雙方多年建立起的互信及契約關係。

有違強積金定立時的共識

當初強積金計劃中設立對沖安排,一方面是參考了強積金制度實施前的《職業退休計劃條例》(即「公積金」)中的類似對沖安排;另外,對沖安排也是勞資雙方經過長時間的廣泛諮詢及意見搜集之後取得的共識,目的是幫助僱主預留一筆費用,以免因經營問題而需要遣散員工之下或支付長期服務金時,需承擔龐大費用。作為企業代表,本會必須承認,當時很多企業是因為此對沖安排才贊成推行強積金計劃,故此我們不可能接受現時政府「推倒重來」,違背當年定立的契約及原則。

增加企業壓力 影響勞資關係

如機制被取消,即僱主在辭退員工時需要額外向員工支付龐大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這將令一些中小企大失預算,造成不小的壓力。眾所周知,中小企往往是「餐盞餐食」,而且定時需要資金作周轉,此舉的確會對中小企在人力資源分配上帶來沉重壓力,更有機會引發倒閉潮。

一旦取消了對沖安排,企業很可能被迫對新招聘員工開出的條件有所限制,以及影響現有僱員的福利及薪酬調整,從而平衡企業將來於人力資源上的整體收支預算,整體而言令僱員利益受到損害。這不僅影響勞資雙方在僱傭合約上所建立的長期互信,而且也不會是勞方所希望見到的結果。我們深信,這也不會是政府在勞工市場上希望得到的結果。

作為企業及資方代表,我們希望為員工提供一個穩健及健康的工作環境,特別是在現時全球經濟不景的背景下,我們更希望可以與幫我們一起「打江山」的員工共同進退,絕不希望因為政府的某些政策而破壞了我們一直努力維繫的良性勞資關係。總括而言,我們認為為了顧及香港的長遠發展及勞動市場穩定,有關對沖安排必須維持,我們絕對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取消,包括逐步取消或分額取消等等建議。

請不要將TSA政治化

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反對「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風潮乘區議會選舉而起,至今已兩個多月。一些持反對TSA立場的組織,其立場之強硬,態度之蠻不講理,彷彿除了取消TSA,政府就別無他選。這種非黑即白,把對立面推向極端的態度,旨在把事件「政治化」,製造更大的社會矛盾。TSA確有不足之處,但不能因噎廢食,審視TSA的存廢,更必須實事求是。將單純的教育議題政治化,變作打擊政府管治的工具,非學生和家校之福,更非社會之福。

實事求是 理性看待TSA

名為「爭取「取消小三TSA」」的組織堅持教育須立刻取消本學年TSA,即使局方已允諾檢討評估機制,並發函學校遏止操練,卻被反對者斥責局方制度僵化、拖延時間、談過過云云。此外,更有反對者呼籲發起「亂考TSA」的所謂「不合作運動」。

評論TSA存廢,首要釐清TSA的目標,以及形成操練的因由。2004年香港在小三、小六和中三確立TSA制度,本意是評估全港學生在中英數三科的水平。長遠而言是用作了解整體學生表現,以資改善。關鍵是這一「評估」並非針對或反映個別學生的成績。眾所周知,每間學校的教學成效不盡相同(即師資、學生能力、教學方法、各校各科考卷深淺差異等),教育當局有必要以TSA作為參照,審視學生的整體水平,甚或個別學校相對於全體學校的表現,對未來

的課程規劃,有着重要的指標作用。事實上,在海外,類似香港TSA的評估模式十分普遍。目前的情況是,TSA基本上只是小三和小六出現普遍的操練,當中包括補課、要求購買不同的補充練習。如斯操練,甚至佔據正規課堂教學時間。出現這種捨本逐末的現象,正是小學校方每每認為TSA成績會成為教育局評估學校水平的指標,甚至可能導致所謂「殺校」。於是,校方便把壓力轉移至學生,當一所小學開始操練,自然形成「惡性循環」。

顯然,問題出在兩方面,一是校方對TSA的誤解,二是校方藉該校TSA的表現,作為招生的宣傳手法。如果局方更清晰地向學校管理層澄清他們的疑慮;並且不再向所有小學和中學發放所屬學生的TSA成績,又規定若學校操練TSA,教育局可向校方發出警告。筆者相信,過度操練的情況必會得到改善。

強硬要求廢除 不是理性態度

再者,有關TSA题目的擬訂。本來,TSA就是要學生在毫無壓力下應試,所以題目深淺不一,用意是區別能力較高與稍遜的學生。若以小三中文科為例,分設閱讀(25分鐘)、寫作(40分鐘)、聆聽(20分鐘)、說話(3分鐘)及視聽資訊(15分鐘),合共五卷(當中說話及視聽資訊只會隨機抽樣考核)。在數量上,誠然過多,倘若改革,其實可以把「聽、讀、寫」結合為一卷,減少逾一半題目和應考時間,如由目前逾兩小時的總評核時間,縮減至45分鐘。就題目而言,如小三寫作一卷,多年以來,都要求考生撰寫兩篇文章,字數不限,但其實可改為考核學生造句,也同樣能測試其寫作(構詞與組織)能力。又如閱讀一卷,目前要求考生閱讀兩篇文章,每篇約500字,然後回答題目,大可考慮減少一篇,也無礙考核學生的閱讀能力。

筆者認為,TSA確有不足之處,但不應因噎廢食,不問情由,只管反對。評論時當要實事求是,對症下藥,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然而,目下的焦點,反對者只是高喊「廢除TSA」,甚至把矛頭直指政府,這並非講道理的表現,無補於事,也未能看清問題的癥結。筆者不禁要問,有多少市民能認真審視一下TSA的目標和作用,或者先翻閱各科考卷,方下判語呢?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時代》周刊重視IS頭目的全球影響力?

美國《時代》周刊,自1927年開始每年都會評選年度風雲人物。能夠登上這個著名周刊的首頁,皆非等閒之輩。但是2015年度風雲人物的入圍者中,卻包含了IS(伊斯蘭國)的頭目巴格達迪。《時代》網站上對巴格達迪的評價是這樣:他自稱「哈里發」(穆罕默德的代理人),以此激勵跟隨者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戰鬥,並在突尼斯和法國等國家發動襲擊。

《時代》選人不問好壞

網友們不買賬。他們認為《時代》周刊將巴格達迪作為年度風雲人物的候選人之一是「荒唐的決定」。《時代》的辯解是,他們選擇風雲人物的標準不是好與壞,而是影響力。

《時代》並沒有錯。無論從新聞價值還是從客觀標準,IS都絕對稱得上是年度全球關注焦點。這個組織的頭目巴格達迪,神秘、囂張、兇殘、另類,而且和現代文明絕不兼容,比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還要可怕,而且巴格達迪遠比本·拉登更具宗教和政治野心。他自稱「哈里發」,這個稱號自1924年奧斯曼帝國滅亡就已經消失了。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凸顯其要統一整個伊斯蘭世界,成為伊斯蘭世界政教合一的領袖。

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時,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世界各地的基地組織分支機構,對巴格達迪的狂妄不以為然,甚至稱其根本不像「國」,具有極端主義思維,不利全球發展。恐怖組織的「窩裡門」,並沒有讓巴格達迪放棄「哈里發」稱號。相反,IS在全球反恐聯盟的打擊下,卻攻城略地,勢力範圍從伊拉克和敘利亞一直延伸到土耳其邊境。IS不僅越來越具有「國」的氣象,而且開始和全世界為敵。美歐世界自然是其首要的敵人,中國和印度也是巴格達迪要「聖

戰」的對象。不久前,IS還處死了一名中國人質。可以說,巴格達迪通過和全球為敵,以證明他不僅是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而且是全世界的「哈里發」。

就是如此弔詭!全球反恐聯盟成就了巴格達迪的威名。曾經質疑IS的基地組織已經崩離析,剩下的散兵游勇也歸於IS麾下;塔利班也走入末路,甚至要改邪歸正了。不僅如此,IS也成為全球極端宗教分子的「聖地」。大西洋兩岸,東南亞乃至澳洲的伊斯蘭極端分子都蠢蠢欲動,要麼齊集着奔向IS參加「聖戰」,要麼在各自的國家發動恐襲向IS「獻禮」。

反恐聯盟內訌 IS更囂張

可見,《時代》周刊,將巴格達迪列為年度風雲人物的「候選」之一,從專業角度而言,的確沒有錯。

也許IS太有影響力,巴格達迪過於驕橫兇殘,人們對於《時代》周刊不分好壞的「影響力」採取過度理性的客觀排名,感到不滿和困惑。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另一份著名雜誌《外交政策》,在2014年的「全球百大思想者」評選中,巴格達迪也被選入「煽動者」一類中。當時,就引起了相當的爭議。《時代》

不願公眾質疑而步「外交政策」的後塵,是《時代》任性之錯誤還是專業偏執?

其實既怨不得公眾對《時代》的質疑,也無關《時代》周刊的專業執著。錯就錯在全球反恐聯盟的內訌,各有企圖和打擊IS不力上。全球反恐聯盟打擊IS一年有餘,除了空中打擊別無他法。即便是奧巴馬門狠要消滅IS,依然不願派出地面部隊參戰;被IS羞辱的法國和俄羅斯,也只是多投了幾枚炸彈而已。反恐聯盟在敘利亞的爭奪戰遠超反恐努力,還有攙局添亂的土耳其。

反恐聯盟如此鬧騰,IS只會變得更囂張。巴格達迪登上《時代》周刊是小事,將恐襲之亂蔓延全球才是大患。



IS在全球範圍發動恐襲,各國須加強反恐合作。

取消強積金對沖 對業界影響深遠

香港中小企經營促進會